



母子君臣

慈禧全传之四

高阳著

慈禧全傳之四
母子君臣

高阳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，欲雨不雨，是个郁热得令人很不舒服的日子，然而慈禧太后的心情，却开朗得很。

头一天就由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传谕：单独召见醇王。不但单独召见，而且看样子他们叔嫂之间还有一番长谈。这可以从例行召见军机时间之短促这一点上，窥知端倪，几乎不等军机领袖礼王世铎陈奏完毕，她就抢着说了句：“我都知道了。你们跪安吧！”

全班军机大臣跪安退下，刚走出养心殿宫门，就遇见醇王，包括礼王在内，一起止步，退到一边，垂手肃立，让他先走。

“各位晚走一会儿！回头怕有许多话交代。”

这是说慈禧太后会有许多话交代。世铎答一声：“是！我们听信儿。”

醇王又往前走，走不数步，听得后面有人喊道：“王爷请留步，请留步。”

转身一看，但见有人气喘吁吁地正赶了来，到近前方始看出，是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总理大臣的福锃。虽然汗流满面，形色匆遽，却不废应有的礼数，先给醇王请了个端端正正的安，然后递上一个封套。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北洋的电报。”福锃说，“刚到不久，特意给王爷送了来。”

醇王打开封套，抽出电报来看，入目便喜动眉梢，“我就在等这个电报。”说着，他的步履益见轻快了。

“王爷，”福锃赶紧又唤住他，“还有个消息，八成儿不假，

孤拔死在澎湖了。”

“喔，”醇王惊喜地问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得病死的。”福锬又说，“照我看，是气死的。中法订立和约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唯恐天下不乱的孤拔，何能不气？”

醇王点点头，没有工夫跟福锬细谈，急着要将手里的电报，奏达御前。

看完李鸿章的电报，知道法军准定在这一天退出基隆，慈禧太后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“中法的纠纷算是了完了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咱们得要从头来过，切切实实办一两件大事。”她指着桌上说：“李鸿章的这个奏折，你看过了？”

“是！臣已经仔细看过。”醇王答说：“李鸿章打算在天津创设武备学堂，聘请德国兵官，作为教师，挑选各营弁兵，入堂学习，期满发回各营，量材授职。这是大兴海军的根基，请太后准他的奏。”

“这当然要准。”慈禧太后说，“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要跟你商量，怎么样大兴海军？钱在那里，人在那里？都要预先有个筹划。”

“臣跟李鸿章谈过好几回了。人才自然要加强培植，经费只要能切实整顿关务、厘金，不怕筹不出来，只怕各省督抚，不肯实心奉公。”醇王停了一下说：“这是件大事，臣想请旨飭下北洋、南洋、沿海各省督抚，各抒所见，船厂该如何扩大；炮台该如何安设；枪械该如何多造，切切实实讲求，务必办出个样子来，才不负太后的期望。”

“就是这话。”慈禧太后说：“皇帝今年十五岁了。”

醇王不知道她忽然冒出来这句话，有何含义，他一向谨慎，不敢自作聪明去作揣测，只毫无表情地答一声：“是。”

“亲政也快了。我总得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，治理得好好儿的交给皇帝，才算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天下百姓。”

“太后这样子用心，天下臣民，无不感戴。不过，皇帝年纪还轻，典学未成，上赖太后的覆育，亲政一事，现在言之过早。”

“不是这话。垂帘到底不算什么正当的办法，我辛苦了一辈子，也该为我自己打算打算。我不能落个名声，说到了该皇帝亲政的年纪，我把持不放。其实，我这么操心，为的是谁？还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吗？要说到危难的时候，没有我拿大主意，真还不成，如今中法和约订成了，基隆的法国兵也撤退了。中国跟日本为朝鲜闹得失和，如今有李鸿章跟伊藤博文讲解开了，一时也可保得无事。往后大家同心协力，把海军好好办起来，自然可以不至于再让洋人欺侮咱们。古人说的是‘急流勇退’，我不趁这个时候见好就收，岂不太傻了吗？”

“太后圣明！眼前和局虽定，海防不可松弛，正要上赖太后圣德，切实整顿。亲政之说，臣不敢奉诏。”说完，醇王取下宝石顶、三眼花翎的凉帽，放在砖地上，重重地碰了个响头。

这番表现，使得慈禧太后深为满意，然而表面却有遗憾之色：“唉！”她叹口气，“你起来！我也知道大家还饶不过我。”

“太后这么说，臣等置身无地。”老实的醇王，真以为慈禧太后在发牢骚，所以惶恐得很。

“话虽如此，我也不过再苦个两三年。”慈禧太后又说。“我今年五十一了，也不知道还有几年？归政以后，总该有我一个养老的地方吧！”

这话早就有人提过了，说慈禧太后想修万寿山下，昆明湖畔的清漪园。醇王一直不置可否，而心中已有成算，所以这时候不等她再往下说，赶紧接口答奏：“臣等早就打算过了。只等

经费稍稍充裕，把三海好好修一修，作为皇帝颐养太后天年之处。”

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：“我也是这么在想。修三海的上谕，跟大兴海军的上谕，一起发吧！让天下都有个数，我该归政，享几天清福了。”

“是！”醇王问道，“修三海的工程，请旨派人踏勘。”

“你瞧着办吧！”慈禧太后又说：“最好先不要派内务府的人。”

这不是慈禧太后不信任内务府大臣，相反地，是回护他们。因为凡有大工程出现，言路上一定都睁大了眼看内务府，现在没有内务府大臣参与勘估，就不会太引人注目。而且，大工程的进行，依照例规，必是先派勘估大臣，再派承修大臣，勘估不让内务府插手，正是为了派他们承修预留地步。

醇王奉旨唯谨。由养心殿退到内务府朝房，将全班军机请了来，下达懿旨。军机大臣一共六人，礼亲王世铎，向无主张，额勒和布与张之万伴食而已，常说话的是阎敬铭，许庚身与孙毓汶。只是阎敬铭的话，在醇王听来，常觉话中有刺，鲠喉难下。

“修南北海的工程，是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，就有上谕的。”阎敬铭闭着眼说，“我还记得，当时的上谕是：‘现在时值艰难，何忍重劳民力？所有三海工程，该管大臣务核实勘估，力杜浮冒，次昭撙节，而恤民艰。’以今视昔，时世越发艰难，况且还要大兴海军。从古以来，帝皇大丧天下元气的，无非三事：好大喜功、大治武备；巡观游幸、大兴土木；佞神信佛、祠祷之事。本朝开国，尽惩前明之失，康雍两朝，真可以媲美文景之治，纯皇帝天纵圣明，雄才大略，不殊汉武，然而所失亦与汉武相仿。盛世如此，而况如今？如果又要大兴海军，又要大兴土木，只怕不待外敌欺凌，危亡立见！”

这番侃侃而谈，听在醇王耳朵里，很不是滋味，他的性情有时很和易，有时很褊急，总而言之，心里想说什么，都摆在脸上。所以，不待阎敬铭话毕，神色就很难看了。

孙毓汶在这样的场合，总是耳听别人，眼看醇王，见此光景，一马当先替醇王招架，“丹翁失言了！”他说，“今昔异势，外敌环伺，非极力整顿海防，不足以立国。中法、中日交涉，委屈求全，原就是亟图自强之计。至于勘修三海，为皇太后颐养天年之计，理所当然，本朝以孝治天下，此举万不可省。至于时世艰难，一切从俭，当然亦在慈圣明见之中，谈不到什么大兴土木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阎敬铭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大兴海军，户部勉力以赴，大兴土木，不知款从何出？”

“本就不是大兴土木。”许庚身接口说道，“不过工程规模虽不大，办事的規制不可不隆重，才是皇上孝养尊崇之道。踏勘一事，得要请七王爷主持。”

“可以。”醇王同意他的看法，“御前，军机一起去看，省得事后有人说闲话。”

很明显，所谓“说闲话”是指阎敬铭。看样子要流于意气，礼王世铎亦很不安，便有意打岔，拉长了嗓子喊：“来啊！”

等将苏拉喊了来，世铎吩咐请军机章京领班钱应溥来写旨。这道上谕很简单，用“钦奉懿旨”的字样，三海应修工程，派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，以及专管离宫别苑的“奉宸苑卿”，会同醇王踏勘修饰，一切事宜，随时查明具奏。

另外一道大兴水师的上谕，真正是军国大计，关系甚重，所以字斟句酌，颇费经营，花了整整一个时辰，方始定稿。醇王接来一看，写的是：

“谕军机大臣等：现在和局虽定，海防不可稍弛，亟宜切实筹办善后，为久远可恃之计。前据左宗棠奏：‘请旨飭议拓增船

炮大厂’，昨据李鸿章奏：‘仿照西法，创设武备学堂’各一折，规划周详，均为当务之急。自海上有事以来，法国恃其船坚炮利，纵横无敌，我之筹划备御，亦尝开设船厂，创立水师，而造船不坚，制器不备，选将不精，筹费不广。上年法人寻衅，叠次开仗，陆路各军，屡获大胜，尚能张我军威，如果水师得力，互相援应，何至处处掣肘？当此事定之时，惩前毖后，自以大治水师为主。”

接下来便是指定朝廷倚为柱石的一班疆臣将帅，“确切筹议，迅速具奏”。第一个自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，第二个是左宗棠，以下是彭玉麟、穆图善、曾国荃、张之洞、杨昌濬，一共是七个人。

最后是一段郑重其事的告诫：

“总之，海防筹办多年，糜费业已不貲，迄今尚无实济，由于奉行不力，事过辄忘，几成固习。该督等俱为朝廷倚任之人，务当广筹方略，行之以渐，持之以久。毋得蹈常袭故，摭拾从前敷衍之词，一奏塞责。”

醇王看罢，提笔改动了一两个字，随即便由钱应溥再写一个“奏片”，递到内奏事处，用黄匣捧送长春宫，让慈禧太后核可以后，分缮“廷寄”，交兵部专差寄递七处。

* * *

这天晚上，福锬特设盛饌，专请孙毓汶一个人，杯盘之间，有宫中传来的密旨相商。

“上谕是下来了。”福锬低声说道：“上头的意思，你是知道的，此后该如何着手，李总管有话传出来，说要请你出主意。”

“上头的意思”是孙毓汶早就知道的，修三海不过是一个障眼法，其实是想修清漪园。经费如何筹措，工程如何进行，大

致也有了成议。但空言容易，以空言见诸实际，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所以孙毓汶沉吟不语，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。

孙毓汶是好量，酒越多思路越敏锐，因而福锷并不催他。直到十来杯酒下肚，孙毓汶方始开口。

“此中有个关键人物，这个人敷衍好了，大事已成一半。”

“你是说朝邑？”

阎敬铭是陕西朝邑人，他当然也是关键人物，但是，“他还在其次。”孙毓汶说：“是李相。”

“嗯。”福锷深深点头，“怎么个敷衍？”

“自然是格外假以词色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慈眷特隆，然后感恩图报，旨出必遵。”

“中堂！”孙毓汶忽然顾而言他地问，“你看近来言路上如何？”

“马江一役，清流铄羽，比从前消沉得多了。”福锷举杯相敬，“莱山，这是你的功勋！”

孙毓汶坦然不辞地接受了他的敬酒。如果说打击清流亦算功勋，那么，孙毓汶所建的真是奇勋。当年他画策将翰林四谏中的张佩纶、陈宝琛及清流中的吴大澂，派为福建及南北洋军务会办，让大言炎炎，纸上谈兵的书生，去总领师干，无异把他们送入云端，等着看他们摔得粉身碎骨。果然，马江一败，接着追论保荐丧师辱国的唐炯、徐延旭的责任，张陈二人，都获严谴。清流钳口结舌，噤若寒蝉，而吃过清流苦头的人，无不拍手称快，因而有副刻薄的对子，上联叫做：“三洋会办，且先看侯官革职，丰润充军”，说陈宝琛革职，张佩纶充军用“且先看”的字样，意思中还要等着看吴大澂的“好看”。

下联是拿清流中最得意的张之洞作个陪衬。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，谢折中一句“敢忘八表经营”，久成话柄，这里少不得再挖苦一番：“八表经营，也不过山西禁烟，广东开

赌。”禁烟自是好事，广东的“闹姓”复开，是为了筹饷，在张之洞是万不得已之举，而出以“也不过”三字，卑薄之意，十分明显。

不过一年多工夫，翰林四谏为孙毓汶收拾了一半。再有个邓承修，孙毓汶仿照当年恭王应付倭仁反对设置同文馆的办法，撺掇醇王请旨，将邓承修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让他无法再抨击洋务。但话虽如此，只要“铁汉”在京，还得要处处防他。

“言路自然不如以前嚣张了。不过，一半也是没有题目的缘故。修园一事，虽可以不明发上谕，到底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。中堂，”孙毓汶问道：“倘或有人象同治十三年那样，交相起哄，请停工的折子一个接一个上，请问如何应付？”

“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盛伯熙算是清流后起的领袖，不过锋芒已不如前，加以慈圣优遇，翁叔平也笼络得住他，大概不会多嘴。此外就很难说了。”福锷接着又说：“我看邓铁香就决不肯缄默。”

“邓铁香的事好办。天造地设有个差使在等着他。”孙毓汶说，“几时你不妨跟七爷提一提。”

“喔！”福锷很注意地问，“你是说让我保荐邓铁香一个差使。是什么？”

“中国跟法国，马上要会勘中越的边界了，邓铁香很可以得到。”

“着啊！”福锷击节称赏，“他既是总理大臣，又是广东人，人地相宜，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差使。莱山，你真想得到。不过，深入蛮荒烟瘴之地，比充军山海关外还苦，只怕他不肯去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”孙毓汶作色答道：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何能容他规避？这一层，你放心，倒是翰林中颇有些少不更事

的得要杀鸡骇猴，找一两个来开刀。”

福锷秉性和易，知道孙毓汶手段阴险毒辣，便觉于心不忍，所以劝着他说：“能找人疏通一下，规诫他们识得利害轻重，也就是了。”

“此辈年少气盛，目空一切，肯听谁的话？”孙毓汶干了一杯酒，沉吟着说，“倒有个人，正好拿他来替李相泡制一服开心顺气丸。”

“莱山，你意中想到的是谁？”

“梁星海。”

梁星海名叫鼎芬，广州人。七岁丧母，十二岁丧父，由姑母抚养成人。生得头大身矮，须眉如戟，相貌一点不秀气，但笔下不凡，在粤中大儒陈兰甫的“东塾”读过书。

那时广州将军名叫长善，他家在八旗大族中算是书香门第。广州将军署的后花园，题名壶园，亭馆极美，好客的长善，大开幕府，延请年少名士，陪他的子侄志锐、志钧一起用功。其中以梁鼎芬年纪最轻，其次是广西贺县的于式枚与江西萍乡的文廷式。这两个人也是东塾的高弟，所以跟梁鼎芬是同窗而又同事，兼以年龄相仿，交情更见亲密。

梁鼎芬科名早发，光绪六年二十二岁就点了翰林，与李慈铭同年。这年的房考官有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与宗人府主事龚镇湘，龚主事是梁鼎芬乡试的房师，而王祭酒是他这一次会试的房师，王龚两人又是至亲。梁鼎芬从小随父宦游湖南，以此重重渊源，促成了梁鼎芬的一桩姻缘。

龚镇湘有个侄女，是王先谦嫡亲的外甥女儿。龚小姐从小父母双亡，由舅母抚养长大，这时长得亭亭玉立，美而能诗，

无论做叔叔的，还是做舅舅的，当然都希望她嫁一个翰林。难得梁鼎芬尚未娶妻，现成的一桩好姻缘，俯拾即是。于是春风得意大登科，秋风得意小登科，这年八月里在京成亲，才子佳人，传为美谈。

梁鼎芬看起来当然志得意满，将新居题名“栖风苑”。但双栖不多时，便即请假归葬，第二年春天才回京。临行誓墓，立志要做个骨鲠之臣。

三年散馆，梁鼎芬留馆授职编修。以他的文采，自然是红翰林之一，往来的多是名流，其中走得最勤的是，他的同乡前辈，南书房翰林李文田家。

有一天李文田为梁鼎芬排八字，说他活不过二十七岁。李文田的星相之学是有名的，许多人都相信他真能断人生死，所以梁鼎芬大为惊恐，急忙求教可有化解之方。

李文田研究了好半天，回答他说，只有遭遇一桩奇祸，方始可以免死。然而什么叫奇祸，祸从何来？这就大费思量了。

其时中法交涉正将破裂之际，清议抨击李鸿章，慷慨激烈，但都止于口头，上奏章弹劾的，却还不多，就有，措词亦比较和缓含蓄。只有四川藩司易佩绅的儿子，为王湘绮称作“仙童”的易顺鼎，写了一道奏折，说李鸿章有“十可杀”。其实，这是易顺鼎口诛笔伐，聊且快意的游戏笔墨，因为易顺鼎并无言责，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势焰熏天的李鸿章。然而别有会心的梁鼎芬，一看触发了灵感，将这篇稿子要了去，随即誉正，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。

慈禧太后看到奏折，勃然大怒，召见军机要严办梁鼎芬。阎敬铭极力为他说情，才得无事。

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，要泡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“开心顺气丸”，就是要翻这件案子。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，也怕将来修清漪园的时候，言官会冒昧谏阻，觉得“杀鸡骇猴”一番，亦是高明的手法，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，颁发了一道上谕：

“国家广开言路，原期各抒忠谏，俾得集思广益，上有补于国计，下有裨于民生。诸臣建言，自应审时度势，悉泯偏私，以至诚剴切之心，平情敷奏，庶几切中事理，言必可行。

上年用兵以来，章奏不为不多，其中言之得宜，或立见施行，或量为节取，无不虚衷采纳，并一一默识其人，以备随时器使。至措词失当，从不苛求，即陈奏迂谬，语涉鄙俚者，亦未加以斥责。若挟私妄奏，信口讥弹，既失恭敬之义，兼开攻讦之风，于人心政治，大有关系。

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：‘中外大臣，皆经朕简用，苟其事不干大戾，即朕亦不遽加以斥罫；御史虽欲自著风力，肆为诋讪，可乎？’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，‘内自王公大臣，外自督抚藩臬，以至百职庶司，如有营私玩法，辜恩溺职者，言官据实纠弹，即严究重惩。若以毫无影响之谈，诬人名节，天鉴难逃，国法具在。’等因；钦此，训谕煌煌，允宜遵守。

如上年御史吴峴，参劾阎敬铭，目为汉奸；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，摭拾多款，深文周内，竟至指为‘可杀’。诬谤大臣，至于此极，不能不示以惩儆。吴峴、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。

总之，朝廷听言行政，一秉大公，博访周咨，惟期实事求是，非徒博纳谏之虚名。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，竭诚献替，毋负谆谆告诫之意，勉之！慎之！”

吏部奉到上谕，立刻议奏，吴峴、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。这是“私罪”，所以过去如有“加级”、“纪录”等等奖励，则不

能抵销。

这个结果，惹得清议大哗。言官论罪，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，决非好事，而况律法不咎既往，已经过去的事，翻出来重新追论，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，而且开一恶例，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，随时可以翻案，岂不搞得人人自危？

话虽如此，但此时言官的风骨，已大不如前，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宗两项大帽子压在那里，吓得不敢动弹。同时认为吴峒和梁鼎芬当时持论过于偏激，亦有自取其咎，要为他们申辩，很难着笔，便越发逡巡却步了。

不过，私下去慰问吴、梁二人的却很多。吴峒不免有悲戚之色，而梁鼎芬的表情，大异其趣，颇有“无官一身轻”的模样。因为这年正是他二十七岁，想起李文田的论断，一颗心便拧绞得痛，而现在冷镬里爆出个热栗子，忽得严谴，算是过了一道难关，性命可保，如何不喜？

只是性命可保，生计堪虞。编修的官阶正七品，降五级调用，只好当一个仅胜于“未入流”的从九官末官，在本衙门只有职掌与誊录生相仿的待诏是从九品，从来就没有一个翰林做过这样的官。所以这个降五级调用的处分，对梁鼎芬来说，等于勒令休致，比革职还重。革职的处分，只要风头一过，有个有力的人出面，为他找个劳绩或者军功的理由，一下子便可以奏请开复。降官调用就非得循资爬升不可了。

因此，接奉严旨之日，应付完了登门道恼的访客，到晚上梁鼎芬要跟一个至交商量今后的出处。这个人就是文廷式。

文廷式此番是第四次到京城。上一次入都在光绪八年，下榻栖凤苑中，北闱得意，中了顺天乡试第三名，才名倾动公卿，都说他第二年春闱联捷，是必然之事。那知到了冬天丁忧，奔丧回广东，如今服制已满，提早进京，预备明年丙戌科会试，仍旧以栖凤苑为居停。在梁家的听差、丫头和老妈子眼中，他

的身分象舅老爷，因为穿房入户，连龚夫人都不须避忌的。

是这样的交情，所以文廷式在梁鼎芬交卸议处之际，就替他捏了一把汗，及至严遣一下，便如当头一个焦雷，震得他魂飞魄散。虽然梁鼎芬本人反觉得是桩“喜事”，无奈他那位龚氏夫人，顿时玉容憔悴，清泪婆娑，文廷式看在眼里，不知怎么，竟是疼在心头的光景。

白天还要帮着梁鼎芬在客人面前做出洒脱的样子，此时灯下会食，就再也不须掩饰了，“星海！”他抑郁地问：“来日大难，要早早作个打算。”

“正是。我就是要跟你说，京里自然不能住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文廷式说，“回广东。”

梁鼎芬默然。如果不愿在京等候调用，自然是携眷回乡，这是必然的两条路。然而梁鼎芬另有苦衷，从小孤寒，家乡毫无基业，两手空空回去，莫非告贷度日。

这些苦衷，文廷式当然知道，他建议梁鼎芬回广东，当然已替他想出了一条路子。长善虽已罢职回京，张之洞在那里当总督，可以求取照应。

“盛伯熙跟张香涛的交谊极厚，请他出一封切切实实的信，张香帅自然罗致你在幕府中。”文廷式说，“我想，你只有这么办，只有这么一条出路。”

梁鼎芬摇摇头，“乞食大府，情何以堪？”他问，“到他幕府里去仰承颜色，不太委屈了我？”

多少名臣出于督抚幕府，就算罢官相就，亦不见得辱没了翰林的身分。不过梁鼎芬向来有些矫情，尤其此刻的心境，说起来多少有些偏激。文廷式相知有素，觉得不宜跟他辩论，因为越辩越僵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两位熟客连袂来访，一个是于式枚，一个是志锐，跟梁鼎芬是庚辰会试的同年，也都点了翰林，如今志

锐仍旧在翰林院，于式枚散馆以后，当了兵部主事。他们白天已经来过，此时不速而至，也是关心梁鼎芬的出处，想来跟他谈谈。

于是洗杯更酌，文廷式将他的建议，与梁鼎芬的态度，说了给他们听，于式枚与志锐都认为先回广州是正办，跟张之洞打交道是上策。

“星海如果不愿入幕府，可以任教。”于式枚说，“仿佛王湘绮为丁稚帅礼聘入川，出长尊长书院那样，就不碍星海的清高了。”

听得这话，梁鼎芬欣然色喜：“这倒是我的一个归宿。不过……。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志锐却很快地猜到了他的心事，王湘绮乃是丁宝桢所“礼聘”，他如果持八行去干求，便有失身分了。

“我想可以这么办，”他说，“星海尽管回籍，我托盛伯熙直接写信给张香帅荐贤，让张香帅登门求教。”

“能这样办，自然再好不过。可是，”文廷式问道：“盛伯熙的力量办得到吗？”

“他们的交情够。”志锐答说，“如果怕靠不住，我们再找人，譬如托翁老师。”

翁老师是指翁同龢，庚辰会试的副主考。张之洞跟翁家的“小状元”是同年，两家的交谊本来不坏，但近年来因为南北之争，分道扬镳，已经面和而心不和。因此，于式枚大摇其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托翁老师反而债事。照我看，最好托令亲谟贝子，转托李兰公出信，那就如响斯应了。”

贝子奕谟是志锐的姐夫，由他去托李鸿藻，面子当然够了，而李鸿藻的话，在张之洞是非听不可的。这样做法，虽然迂回费事，却是踏踏实实，可期必成，所以都赞成此议。

大家这样尽心尽力为梁鼎芬打算，在身受者自是一大安慰，但交情太深，无须言谢，梁鼎芬只不断点头而已。

“现在要谈怎么走法了。”志锐问道：“星海，你在京里有多少帐？”

帐实在是债。京里专门有人放债给京官，名为“放京债”，利息虽高，期限甚长，京官如果不外放，只付息，不还本，一外放了，约期本利俱清。而象梁鼎芬这样的情形最尴尬，不还不行，要还还不起，正是他的一大心事。此刻听志锐问起，老实答道：“没有仔细算过，总得四、五百两银子。”

“四、五百两银子不算多，大家凑一凑，总可以凑得出来，这件事也交给我了。”志锐又说：“此外还得凑一笔川资。星海，你看要多少？”

这就很难说了。仅仅川资，倒还有限，只是到了广州，不能马上有收入，也不能腆颜向亲友告贷，如果一年半载地赋闲，这笔缴裹儿，为数不少。倘或带着妻子回去，立一个家又不能太寒酸，那就更费周章了。

他的为难，是可以猜想得到的。所以志锐又问：“嫂夫人如何？是留在京里，还是伴着你一起走？星海，我说句话，你可别误会！”

“是何言欤？尽请直言。”

“我认为你这时候不能拖着家累，嫂夫人不妨回娘家暂住。这样做法还有个好处，两三年以后，有亲政，大婚两盛典，覃恩普敷，起复有望，我们大家想办法，帮你重回翰林院，一往一来，岂不省了两次移家之劳？如果此行顺利，三、五个月以后，再派人来接，亦还不迟。”

这是为好朋友打算，象为自己打算一样地实在，梁鼎芬衷心感动，拱拱手说：“谨受教！”